永遠不增價　終年不休刊　憑良心說話　拿真憑實據報告新聞

新任各部長後日就職
張羣昨午由漢飛京
談力謀調整中日一切關係　駐日大使已內定明春赴任

行政院各部會長官發表後，新任各部長，均定十六日就職視事。除內長蔣作賓，實長吳鼎昌已在京外，外長張羣，昨午由漢飛京。鐵長張嘉璈定今日或明日由滬晉京。各部均準備移交。茲分誌各情如下：

內政　內長蔣作賓談：「丁紹伋在外數載，決調回國內服務。新任駐日大使已內定，正徵求日方同意，約明春到任；那時丁即返國。內政部重大工作，爲籌備國民大會，當秉承中央意旨進行。」

鐵道　鐵長張嘉璈，定今晚晉京就職，對現中央銀行副總裁一職，大致將繼續担任，中央信託局局長職，則決辭去。浙建設廳長曾養甫，將內調鐵次，遺缺由黃紹雄兼，黃現兼的民政廳長職，由甘乃光繼任。

外交　新任外長張羣，昨日下午一時由漢口乘福特號機東下，三時到京，旋赴軍校謁蔣院長。張談：「外交方針，蔣先生在五全大會演辭，已說得甚詳盡，即對內謀自存，對外謀共存。至中日關係，自有共維東亞和平的必要，今後當謀兩國一切關係的調整。鄧主席繼任人選已內定，不日即可發表」。在上海的日本，蘇聯，意大利大使，波蘭，西班牙公使等，俟張就職後，均將晉京拜會。

交通　交長顧孟餘昨晚已由滬晉京，辦理鐵道部交代事宜，對交通部長職，已有力疾担任之說。原任交長朱家驊正趕辦移交。上海電報局長包可永，已提辭呈，在未奉部令前，仍照常辦公。

實業　實長陳公博已於昨日晉京辦理實部交代。所屬國際貿易局長何炳賢，商標局長何焯賢，爲與陳同進退，已徹夜趕辦移交。上海工商界，昨紛電賀吳鼎昌。吳昨晚在京謁蔣請示。

古巴・捷克 總統辭職　西班牙組新閣　南愛爾參議院

【哈伐那十二日電】古巴總統孟狄太辭職後，由國務會議推選前國務總巴爾奈爲臨時大總統。

【捷克京城十三日電】瑪薩利克大總統年老不勝繁劇，定十四日辭職。下議院定下星期開會，選舉後任總統。

【瑪德里十三日電】西班牙却巴澄利遂內閣辭職已四日，因總統不顧極右派人民行動黨執政，命超然派瓦拉達萊斯組閣。

【杜白林十三日電】南愛爾蘭自由邦衆議院十二日又通過以取銷參議院案，提參議院覆決。無論參院贊成與否，二個月後即可實施。

拆倫敦銀市的台　美改向他處購銀
盛傳美直接向華交易　我國聲明未大批售銀

【華盛頓十二日電】美財長摩根曹今天否認美國將中止購銀之說，謂本週中，美國會逐日在許多不同的地方購進白銀，只是不復如從前的專在倫敦購買而已。但對於本週究在何地購銀，美財長又不願說明，可是也不否認直接對華交易的傳說。而以「白銀法」的一段條文，向各報記者宣讀，所讀的是：「財政部長，應在其所認爲合理而有利于公益之條件下，購買白銀」。並謂財部執行「白銀法」，其行動幾屬絕對自由。摩氏言外之意，好像說目前銀市情形，實以價格問題爲因素。有人問他，目前是否將考慮銀價抑抵，摩氏對此問話，又不置答，只說他對白銀派議員所發的履行購銀法的諸言，今仍有效。摩氏承認不專在倫敦購銀，將使財部購銀地點移至紐約的傳說，愈爲有力，摩氏估計財部昨在紐約購進的白銀，較在倫敦所購者約多一倍。

昨銀價仍跌

【倫敦十二日電】今日美國仍購白銀，雖使銀市上人心稍安，然倫敦銀價格可照常按時揭示之希望，迄未實現。現銀掛牌卒爲二十六便士八七五，比昨又跌六二五。聞出賣數較昨略減，而美國收買則較昨爲多。

【南京十三日電】中央社財界方面消息：中中交三行雖奉令無限制買賣外匯，而並參加倫敦市場，但未大批拋售白銀。政府所搜集白銀，均存中行準備管理委會，及各地分會分庫，不但未運離國境，更未集中一埠。國外對美政府停購白銀原因之猜測（指直接向中國購銀而言）皆離開事實甚遠。

【東京十三日電】日政府與財界對美國之變更購銀政策，視爲與英國使中國脫離銀屬絆有關連，故極注意美國今後對華工作之推移。

海會
美白宮開會　意見仍懸殊

【倫敦十三日電】昨日海軍會議第一委員會中，各國代表一致反對日本的「共同最大限度」，法國代表指爲較「比率制」更劣。今日繼續討論歷二小時，意見仍未見接近。最後南非聯邦代表，稱以自主國資格發言，日代表乃提出抗議，說如英國各自治領，都以自主國資格參加，海會即難繼續進行。即決定休會，到十六日再開。

【紐約十三日電】美海軍重要人員，今日在白宮舉行祕密會議，考慮關于海軍後備事件。

解決意阿爭端　聽國聯處理
英法國會議員都表示異議

英法制定解決意阿爭端新方案後，已分別通知意阿。國聯行政院定十八日開會討論。英法兩國議會中均有人提出異議，英下院議員已提彈劾外相霍爾案；法國急進黨領袖赫禮歐，傳將因此不再與賴伐爾合作。有人勸阿王聽國聯處理，聞阿王已有允意，但北部將領均堅決反對，勢必不能表示接受。和平方案全文，將於十四日在巴黎與倫敦發表。

人的動

◉孔祥熙昨晚出京，今晨可到滬。

◉會以鼎昨乘海籌艦，由馬江赴三都操。

◉李擇一昨由平赴津，當晚南下。

◉程天放昨由京赴鎮江，定廿五日赴德就大使任。

◉陳布雷請假由京回浙江療養。

◉來華研究幣制改革的湯本武雄等，昨晨離滬返日。

◉李景樅昨晨飛京，歐亞公司正籌辦京漢航空線，明年二月可通航。

平學生再接再厲
（從一版轉來的）

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東北大學，藝術專科學校，私立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學院，民國學院，朝陽學院，女一中，女附中，溫泉女中，翊教女中等學生，早晨到校上課時，經各該校代表秘密通知，多即挾書回家。全市學生罷課遂實現，雖各校上課鐘噹噹，但課室內可「羅雀」。各教授挾包講義仰首挺胸入課堂後，首疑走錯教室，及知道原因，大家遂一笑而退。各校職員仍照常上班，惟無公可辦，多互相聊天，或玩弄由口內吐出之煙圈。

各校代表見罷課已成，便分別出城赴燕京大學，十一時在該校外國教授宅中再舉行代表會議，商討二次請願遊行事宜，商定辦法多種。然不幸忽被軍警探知，於是西單牌樓各飯館內，皆佈滿包探，且有化裝成「跑堂」「寫賬先生」者。此外尚多化裝成洋車夫候於西單附近，以防學生藉中午吃飯突然在飯館中集合。

十一日晨各校學生見前擬集合之計劃已破，遂臨時通知改變方針，另商善法。當肥者發稿時，各校代表會仍未散。開會地點亦秘密，軍警戒備更嚴。◉頗有柯南道爾所寫世界著名小說中偵探福爾摩斯與俠客亞森羅蘋鬭法的光景。（十日，洪濤寄）

反英運動未息
埃及恢復憲法後　黨衆示威要求完全獨立

【開羅十三日電】埃及國王十二日下詔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後，學生與國民黨人的情緒反愈加熱烈，除通夜有示威行動外，十三日晨有黨衆四千人遊行街市，高呼反英口號，要求完全獨立。亞歷山大利亞港和蘇特港也有劇烈暴動。至政黨方面，除極端國民黨外，自英國辦事大臣藍浦生發明：「對埃及恢復憲法並無異議」後，統一黨已表示對英妥協。

金融行市

輔幣行市

洋拆（千元）	一角一分
單角（萬角）	八三三・三
雙角（萬角）	八三三・三
拆兌（百元）	一千二百角
銅元（百元）	三百千文
衣牌（一元）	三千文
角坏（一角）	二五〇文
貼水（一角）	五十文

標金

變毫晴盤十一角一三

開盤	一一四五、〇
最高	一一四六・八
最低	一一四二・六
收盤	一一四四・〇
較上日跌	一・一
銀樓飾金	一百十七元
兌出	一百十一元五
收進	一百十一元五

各國幣價

英金鎊	三〇・〇〇（每鎊合國幣）
先令銀	（每先令合）〇〇
美金鎊（國幣）	三〇・七五（每元合國幣）
美銀洋（國幣）	三・一〇（每元合國）
法郎票（國幣）	五・一五（每法郎合）
金馬克票（國幣）	一二二一（每馬克合）
蘇俄金票（國幣）	九五六（每元合國）
日本票（國幣）	一・一八（每元合國）

電匯賣價

英匯	【匯豐掛牌】一先令二便士三七五
美匯	美金二十九元五角
法匯	四百四十五法郎
德匯	七十二馬克五
星匯	坡幣五十二元
荷匯	四十三盾二五
印匯	七十九羅比一二五
呂匯	五十八元八七五

證券

港匯　港幣九十二元

	十二月	一月
關稅	一九・三〇	
編遣	三九・一〇	三八・八〇
裁兵	八二・一〇	八一・八〇
九關	三六・一〇	三五・四五
一九善	四三・五〇	四二・七五
捲烟	四八・九五	四八・六〇
廿關	五一・九〇	五一・六〇
統稅	五四・六〇	五四・〇〇
鹽稅	五五・七〇	五五・〇五
金短	八〇・五〇	七九・〇〇
廿二關	六三・一〇	六二・七〇
廿三關	六二・九〇	六一・七五
整六	七五・九五	七六・六五
九六	一四・二〇	一四・三〇

期運船航

進口
△十二月十四日

新江	寧波來	招商
明興	寧波來	三北
海元	廣州來	招商
江順	長江來	招商
[illegible]州	天津來	太古
蕪湖	長江來	太古

出口

△寧波班

新江	十四日	招商
明興	十四日	三北
新寧紹	十六日	太古
新北京	十六日	太古

△長江班

黃浦	十四日	漢口	太古
建國	十五日	漢口	招商
江順	十六日	漢口	招商
蕪湖	十六日	漢口	太古
吉和	十六日	漢口	怡和
長興	十七日	漢口	三北
隆和	十七日	漢口	怡和
湘潭	十七日	漢口	太古
江新	十八日	漢口	招商
松浦	十八日	漢口	三北
武昌	十八日	漢口	太古
江安	十九日	漢口	招商
瑞和	十九日	漢口	怡和

△溫州平陽班

德利	十四日	瑞安平陽
海晏	十八日	溫州招商

△華南各埠

泰順	十四日	福州	招商
綏陽	十四日	福港粵	太古
海元	十五日	汕港粵	招商
廿州	十六日	汕港粵	太古
萬象	十七日	福州	三北
太原	十七日	汕港粵	太古

△[illegible]班

順天	十四日	威烟津	太古
海雲	十五日	海州	招商
鑑州	十五日	大連	太古
明生	十六日	青島	怡和
阜生	十七日	烟津	怡和
新豐	十八日	威烟津	招商

△[illegible]

芝尼加	十九	爪哇	[illegible]
胡佛	十七	小呂宋	大來

△歐州班

亞島斯	十四日	法郵

言林

北平消息
朱自清

記者先生：

（前略）近來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來最有意思，今年却烏烟瘴氣。烏烟瘴氣還不如風聲鶴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簡直不同，固然可以說一般人「見慣不驚」，但怕的還是「心死」吧。這回知識分子最爲苦悶。他們眼看着這座中國文化的重鎮，就要沉淪下去，却沒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們更氣憤的，滿城都讓些魑魅魍魎白晝搗鬼，幾乎不存一分人氣。他們願意玉碎，不願意瓦全。但書獃子的話，怕只有書獃子來理會吧。嘮嘮叨叨，不覺寫了許多。

（十二月六日，寄自北平）

活動
秋山

吶喊的時代早跟着阿Q兄過去了。現在是到了聲嘶力竭的疲乏或竟至麻木的狀態，什麼口號，標語，請願等等動作，早已沒有。一切都是死寂的，死寂得可怖！

遍體鱗傷的病夫瘦削下去，肥肉是一塊一塊的折斷，骨的狂流，該是極苦痛了吧！然而終於沒有叫喊，也發不出半聲低微的呻吟。難道命脈就日益臻危殆，神經就日益麻痺了嗎

當然吶喊和呻吟都是徒然的。無濟於苦痛的病態，而麻木也足以致病夫的死滅。那末，在這奄奄一息中，最要的還是體內各個細胞的切實活動，這病夫才有一綫康復的希望。

吶喊的時代是過去了，口號，標語，請願等等動作，也早沒有了。目前該是切實活動的時候了。

「爵德的書」（上）
吳道存

這是我最近讀到的一位英國哲學家的自傳。這本自傳有點不同普通的自傳，因爲它所敘述的不是作者生活的故事，而是他的思想及其發展。赤裸裸地寫出個人的思想和偏見，沒有半點的虛僞或掩飾，這是「爵德的書」（The book of Joad）的特色。

爵德是一個多方面的學者，但我們所認識的爵德，是一位哲學家，因爲他關于哲學的著作特別的多，他爲普通學者所寫的『近代思想指南』（Guide to modern thought），許多中國學生大概讀過吧。

從『爵德的書』裏，我們可以知道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教育，是不健全的。他的智識是很可憐的，雖然他已經做了最高學府——牛津大學——的學生。但是他與普通學生不同之點，便是他能夠思索。他說：「不懂得希臘文，也可以懂得亞里斯多德，何必要讀這死的文字呢？所以要開希臘文的課程，因爲有些人要靠它吃飯呵！」反抗的火，在這青年的血中燃着了。於是蕭伯納，威爾斯輩的思想，給予他以莫大的影響。

在『食物與女人』一章，爵德告訴我們他最初對于食物，是猫猫虎虎的，一點不考究，以後才稍注意。對于女人，他的偏見是很深的。他認爲女人只配在家庭中工作，而不能幹大的事業

舊事重提
鳳子

日子也眞過得快，一轉眼已經是半年前的事了。半年前，因爲詩與現實這一問題，我和周劭先生曾經有過一點小小的論爭，其間還引出了王淑明先生的幾篇文章，但到得後來，周先生把問題漸漸扯遠，不知去向了。

當時還有一點附案。因爲周先生錯引了張懿孫的「楓橋夜泊」詩，我在自已的文章裏，把它糾正過來，加上括符，表示這只是附帶的論點。不料時隔半年，經過秋風一吹，這附帶的論點，居然也會萌芽，生出枝節來，向我挑戰了。最大的把柄是「禁不住」。

事情是這樣的：周先生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寫成了「楓落烏啼霜滿天，江火漁船對愁眠」，「月落」誤做「楓落」，「江楓漁火」誤做「江火漁船」，十四個字裏錯了三個。本來，引證舊籍，難免筆誤，我是知道的。但對于舊詩，稍有常識的人，因爲平仄的關係，在抄寫的時候，是立刻就可以發現的。但在周先生，還發現却發了半年。

有篇得很，現在居然看到反駁的文章了。我以爲周先生一定能夠替自已的「楓落烏啼」找到一點根據，或者一點解釋，不料定睛一看，上場的却是一個不能代爲遮醜的「江村漁火」，是依據俞曲園的引宋龔明「中吳紀聞」的，這並不難找，然而周先生却已經以淵博自許了。記得是去年年底或是今年年初吧，民報副刊上，因爲「夜半鐘聲」的問題，也曾有人提過「江村漁火對愁眠」，引起過我的注意。但我爲什麼不給糾正成「江村漁火」呢？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是因爲「姑從今本」；第二，還只能「姑從今本」，爲「博洽如俞樾」，一，是因爲我知道周先生那時所根據的，也正是「坊間的舊本」。不過，我並不想借此來晒笑周先生的不淵博。不看古本，是算不了什麼大事的，而況坊本也還是從另一種古本翻印而來。但奇怪的是：「博洽如俞樾」，對于「江村」，「江楓」，「還不敢定評」，我們的周先生，却要用「江村」來諷刺「江楓」了，還實在可稱「大胆」。但可惜不免于「妄爲」。

我的糾成「江楓漁火」，即使不很高明，也還有今本（其實有許多古本也是楓字）可據；周先生的「楓落烏江」「江火漁船」，除了找得了一個不相干的「村」字，挿出了一個「姑從今本」的俞樾外，是不是還有什麼古本可據呢？

日子也眞過得快，再過幾十年，我們都得老，而且死了。如果周先生的文章可傳，那末，後之讀書人，大概也會根據周本，拿「楓落烏啼」，「江火漁船」，來譏刺現在通行的本子，以自炫淵博的。那時候，不曉得是不是還有人再來替他做箋註。（讀餘瑣雜之九）

橫・行・東・海

一個妙齡日本女海盜　半生活躍的故事
曾和閩海盜高誠學同居犯案累累　過不慣平凡生活渡華又思蠢動
今・天・押・解・回・日　三・年・不・許・來・華

【福州十三日電】出沒福清的日籍女海盜中村末子因海陸軍警圍剿後，黨羽盡散，隻身潛來福州，匿居三保，賓涇開烟。月初復招引海盜，在省哂商，後來移住日商大東飯店，因拖欠房飯錢，被察覺，報由日領署將中村末子拘獲，驅逐離閩，已乘盛京丸赴滬押回日北海道原籍。

【本報特寫】當年橫行於福建南日島一帶之海盜高誠學的妻子日女中村末子，最近因爲「擾亂治安」，已經福州日本領事館把她拘押起來，乘盛京丸來滬，將於今日乘龍田丸押解往橫濱市小港町一三九號，她的哥哥中村萬太郎家裏去，三年內不准她再來中國。

中村末子

中村末子今年二十七歲，民國十三年（大正十三年）在原籍北海道宗谷支廳利尼郡香形村普通高等小學畢業後，又進留萌郡增毛町的代用教員講習會，獲得北海道廳代用教員證書。民國十五年（大正十五年）八月，和我國福建福清縣的綢緞商人鄭文才戀愛了，十二月，和他一起西渡到福建安閩地方同居。後來時常發生衝突，終於分手了。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她就到福清縣南日島去，住在鄭文才的朋友，生產黨員高誠學部下的陳常淋家裏，專門和海盜們攪在一起。去年五月，襲擊福清縣與福州間的航輪，在一百多中國旅客身上，搜刮得銀洋七千塊以及衣物之類，並且還綁架旅客，勒贖二萬元。同年七月，又在平潭縣海口騎刦某汽船洋四萬元。此後，我國官廳方面查緝很嚴，她就和高誠學陳常淋等，離開南日島，逃到厦門，一度經過台灣回到北海道原籍去。可是她不安於北海道的平凡生活，於是在今年三月，又由日本來華，經上海到福州去。秘密經營賭業，與高城學等連絡，作再起的企圖。這才給福州日本領事館警察拘押解回原籍。

據日本基隆市旭町的林姓商人說：她在去年五月，由福建福清縣帶現銀三千六百多元和約五千元的外匯，乘船暫泊松下地方，預備在潮漲時開行，船裏共有旅客約六十人，其中有一位廿二三歲女學生風度的美貌女郎，據她說是福清縣島石山師範學校的學生。那天晚上二點鐘光景，她突然拔出手槍，向天開放一響，冒充乘客的六名海盜，便開始騎劫，先後將船長及駕駛人綑縛起來，這時其他兩隻盜船，也載了廿多名海盜靠近來，脅迫乘客交出現金後，揚帆逸去。此後，這位冒充「女子師範學校學生」的日本女海盜中村末子，就做了南海海盜奇談之一。按南日島海盜於去年七月，曾被我國海軍的攻剿，當時高誠學陳常淋等不能立足，便和中村末子一起逃到厦門去了。中村末子一個孩子，但都沒有生過長。當她從厦門逃出時，據說有二萬多塊錢，另一說（則他僅有七千多塊錢）。

米價趨跌
大批新穀湧到

邇來米價日趨下跌，據米業界稱：此種現象，年年有之，惟上月因幣制管理法之實行，若干投機家，從中播弄，曾一度飛漲至十元左右，但邇來新穀登場，各路運輸來滬者，甚爲擁擠，故遂日趨下跌。年來農村經濟不景氣，一般農民一到秋收後，莫不亟於脫手求現，故各地收成，雖不甚佳，然到貨則甚旺。

惠平輪
在龍鬚島發現

本埠惠通輪船公司的惠平輪，失蹤已歷九日，現據該公司負責人語記者，自惠平失蹤後公司方面即另派利通輪，循惠平航蹤找尋，遲方昨晨八時，出發找尋，接到利通輪無綫電報告，謂已查見惠平輪在龍鬚島（石島附近）避風，惟因迄今海面颶風猶未息，故該輪仍在龍鬚島暫避，何時駛赴烟台，尚難斷定。

公共租界 公園門票
照大洋計算

公共租界各公園門券，向以小洋二角計算，現以大小洋兌價參差不齊，工部局決定自明年一月一日起，一律以角票大洋二角計算。

人力車問題糾紛多
華人納稅會請解散車委會　車夫協會要取消互助會費

華人納稅會根據人力車同業公會的請求，昨天有信給工部局，請解散人力車委員會，主要理由有兩點：（一）設立車委會，徒然增加納稅人担負，同時強制設立互助會，結果成爲搗亂機關，而車委會則變成了「車商」的屠場；（信中指出車委會對車主任意處罰的例子）（二）對於車委會處罰車商「浮收車租」一點，有所指摘，華人納稅會以爲，車委會對於車商的「扣照勸捐」沒有法律上根據。

同時特區人力車夫協會，因爲天漸寒冷，乘客稀少，昨天有信給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請向工部局交涉取銷互助費又特區人力車公會對車委會處罰車輛事也定今日下午召開全體大會。

互助會理事會　車夫代表有提議

人力車夫互助會理事會曾經在本月十日開過一次常會，出席的除掉車夫代表以外，還有車委會的理事，華人納稅會，市商會和各團體的代表。開會的主要內容，是因爲車夫代表對於人力車夫互助會現在設施方面有所不滿和應該改革的幾點。開會以後，會場外面有二三百個車夫包圍了幾個理事，聲勢洶洶。

現在我們單把開會的主要幾點，記在這裏。

車夫代表這一次提出的，最重要的大約有兩點：

第一，現在「會員」要求他們應該享受的權利。

他們主要的理由是：現在每一年，人力車夫互助會，可以收入十八萬元，（徵收方法是每一輛車子，日班繳三分半，夜班繳二分半，計每天每輛拉車的車夫，得繳出七分錢，給人力車夫互助會，作爲常年經費。）這一筆收入，是很可觀的，但是現在人力車夫互助會的內容怎樣呢？單以車夫的「宿舍」講，現在寄宿在「宿舍」裏的，差不多都不是車夫，照人力車夫互助會英文章程規定，要「在公共租界裏現在是正在拉車和已經登記的，才可以正式承認爲「人力車夫互助會的會員」」，但是現在人力車夫互助會的中文章程，將這一條竟譯作：「凡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爲人力車夫者，均爲本會會員，得享受會員所有之利益……」。這一種「翻譯」方法，是完全錯誤的。（下接第四版）

花果山

友歟？敵歟？
——胡適的最低界說——
天笑

我們可記得前年有一個時期？中國各報上，都登了一篇洋洋大文，題名喚做『友歟？敵歟？』這篇文章，據說是徐樹錚公子寫的，把友與敵的意義，推闡詳盡。讀了這篇文章的人，有贊成的，也有反駁的，總之，這篇文章，是使人印象很深。

誰是友？誰是敵？當然有很明瞭的解釋。但是近來胡適之先生答復日本名士室伏高信先生的信裏，有幾句話，我認爲是一個極公恕極明白的解釋。他說道：

「凡對於我們最少侵略的野心的，凡不妨害我們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都可以做我們的朋友。凡侵略我們的，凡阻害我們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都是我們的敵人。」

這個友與敵的界說，也可以算是兩條最低價，最公道的界說吧？因此我覺得凡與吾國有交的，自已先忖量一下，到底要與我爲友？抑與我爲敵？吾國民也憑此兩種界說，忖量到誰是我友？誰是我敵？友歟？敵歟？大家肚裏明白！

齊燮元舊事重提
濟河

華北風雲緊急，僞自治運動的怪狀迭見，軍政部長何應欽氏北上後，人心漸定。惟在何氏對外折衝之下，即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人選中，有些舊古董，如齊燮元，高凌霨，曹汝霖，陸宗輿……等。齊氏曾做過江蘇督軍，遺留給蘇人的印像很深，我們無錫人，提到齊燮元三字，便足痛心。

溯當民十三冬，第二次齊盧之戰，盧永祥氏挾奉軍南下，齊軍兵抗戰於鎭，丹之間，敗退無錫，部兵焚掠，禍殃四民。時筆者方就業於太湖輪船公司，戰亂既起，交通梗斷，乃服務於無錫紅十字分會，日處槍林彈雨中，曾目睹城外通運路一帶，火光燭天，浩劫甚慘。齊據火車作司令部，委徐某任縣長，嚴令地方上於三日內，須解餉二十萬元，否則轟城。邑紳跪叩求免，無效，而戴皮兒帽的奉軍猝至，齊徐倉皇宵遁。事後地方父老，雖呈控齊縱兵殃民，而齊却優遊逍遙，長作津沽寓公，今日齊公東山再起，曾亦念及梁溪間之兵燹舊創痕否？

王固磐小史
淹

新任首都警察廳長王固磐，字靜菴，天津人，德國柏林警官學校畢業。迭任察哈爾警察廳長，江蘇省會衛戍司令，天津公用局局長，天津特三區主任，厦門公安局長，厦門市長。以前直閩時代，齊燮元督蘇時，王任淞滬警察廳長，垂一年。王桂林任江蘇全省警務處長時，王任督察長，在警界中，亦頗有悠久之歷史。王喜讀書，警務餘暇，恒手執一卷，朗然可聽；但因怕翻字典，致隨口諷誦，每多訛音，古人有讀書不求甚解者，王廳長殆亦有陶靖節之風歟？一笑。

六十年前之虹口
于友

虹口的漸漸熱閙，在前清同治元年光景，那時候中國政府承認虹口爲美租界，次年美租界就和英租界合併。在咸豐十年到同治二年間，洪楊亂起，上海又有水災，英租界的人民很多到美租界來居住了。于是人口日增，華人約有一萬七千多名，西人有八百五十七名。在船上居住的，還不算在內。太平軍攻陷鎭江時，英人戈登發起組織洋槍隊，助左宗棠討伐太平軍。因之各國投機軍人咸來應募，亂平後，有三百五十人就託足於虹口。一部分外國人就在虹口開設酒肆和賭窟，大部分就變成匪徒，擾亂英租界，也常到英租界肆劫，那時單身旅客經過虹口，不論晝晚，常會碰到攔劫，有次有幾個馬尼剌人，要搶一個英國水兵，因此各召伙伴，釀成巷戰，戰爭的地方就是現在武昌路天潼路之間。

西藏的女商人
漱滄

西藏地方的店舖裏，沒有女店員，女子經商，都是遊走街頭的。她們的裝飾，都很合於西藏的美，做生意的對象，也以男子爲目的。她們把貨物背在背上，慢慢的走着，也不叫喊。等到有人向她惠顧生意的時候，並不就講價錢，必定很客氣的先向顧客說貨物的好處，在話裏頭，常常會夾雜一種沒有關係的風流調子，並且用一種狐媚的表情，做出親熱的樣子。等到顧客中了她的迷惑的時候，她便乘機講貨物的價格，而用最高的價錢，脫售她的貨物。顧客便會一點也不折價的買它，交易成功以後，她便向顧客笑笑，說聲「暨雲」！（再會）做另外的生意去了。但因爲這樣，所以她們常常會受到一般遊蜂浪蝶的玩弄。

程硯秋謝收章遏雲
化

章遏雲自與倪七仳離，重現紅氍，作風頓改，延名旦程硯秋的琴師穆鐵芬，專習程腔，收效奇大。萬福麟之子萬國賓，固捧章者，且與硯秋友善，婉轉說項，意使遏雲拜硯秋門下，以符程派之實。數度奔走，均遭謝絕，蓋硯秋表面異常謙遜，其實則不願收女弟子也。今程章先後蒞滬，且同一舞台登場，故聯想書此。料彼二人心中，當亦心照不宣耳。

藝術之宮
第六八章　人傑地靈（八六）
恨水

王大姐笑道：這樣說起來，準是餡兒餅，做得很好吃，一高興起來，你們把它吃光了。徐秀文笑道：你這話，剛剛說在反面。我是餡兒作鹹了，餅又烙糊了，大家全不愛吃，倒剩下了一大半，這麼樣子的東西，我怎麼能夠拿得出手，王大姐笑道：中上吃個餡兒餅沒吃飽，晚上又吃什麼呢？若是吃好的，可是得分一點兒給我們吃。徐秀文笑道：晚上嗎？我炸一點兒醬，撈麵吃罷。但不知道你們肯不肯賞光？若是肯賞光，我就請你姐兒倆。她們這樣說着不要緊，在一邊聽着的秀兒，心裏老大的難受。她想着，她們的日子，都過得這樣舒服，中午吃烙餅，晚上又吃炸醬麵。就聽這位姓徐的姑娘，長得矮矮胖胖的，臉上堆着那些肉，一點兒委屈沒有，她倒有那個能耐，會掙出許多好吃的來，但不知道這位姑娘，又靠着什麼謀生？心裏想着，眼睛可就瞧了徐秀文，只管在她週身上下打量。那徐秀文却誤會着她的意思了，自已低頭看看，又扯扯自已的衣襟，這就笑道：你瞧我這分胖勁兒，其實我每餐吃的東西，並不怎麼多？將來要發了財，一定到外國診治我這個胖病。秀兒笑道：我們這窮命，只是幾瘦着胖不起來，您倒因身體很好，盼望着瘦起來。

歡迎直接定閱　三月只收報費一元　請電九六零八一　即可每早準時送到